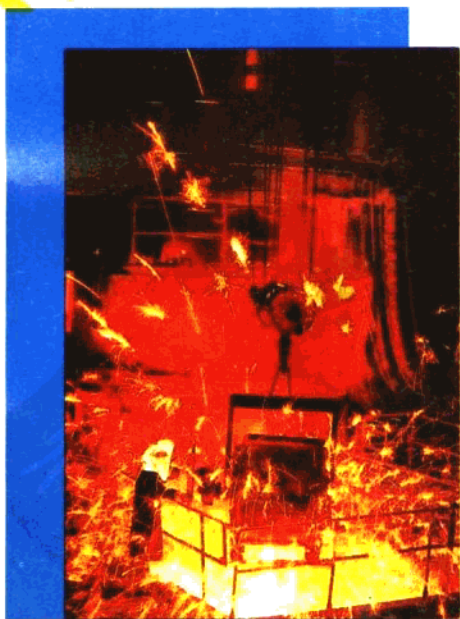


風雨梅山情

FENGYU MEISHANQING

梅山冶金報編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上海梅山冶金公司已经 22 岁了。

22 年风霜, 22 年艰辛, 22 年苦乐, 22 年硕果。

所向无敌的建设者头顶青天, 脚踏丘陵, 艰苦创业, 大声呐喊, 竭力奋争, 不懈拚搏, 终于使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, 以生机盎然的姿态, 屹立于六朝古都城下。

本书生动、真实地叙述了他们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坎坷而辉煌的战斗历程。《风雨回眸》荟萃了当年“下放劳动”, 一度成为梅山人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回忆文章, 酸甜苦辣, 回味无穷; 《草木关情》辑了抒发梅山人丝丝情愫的散文, 情真意切, 感人肺腑; 《放歌山魂》汇编了讴歌梅山出类拔萃之辈的报告文学, 事迹生动, 令人钦佩。

这些作品洋溢着作者灼热的感情, 表现了梅山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优秀品质, 战胜困难的顽强毅力, 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, 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, 值得一读。

序

宋星路

1965年，在六朝古城下，“梅山”打响了采矿第一炮。1969年4月24日起，梅山掀起采矿、炼铁联合企业的建设热潮至今，已走过22年风雨里程。值此建厂22周年大庆之际，梅山人在抚今思昔，我——一个梅山的老战士，禁不住借长江之水遥寄情思。

“梅山”，你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由上海和江苏团结合作、协同作战的硕果。22年来，在党的艰苦奋斗、勤俭建国的方针指引下，几万生产、建设大军和几千下放干部含辛茹苦、艰苦创业，以高质量、高速度建成了你——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产量156万吨生铁的现代化大型企业。铁水奔流，造就一代风流人物。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，梅山人以不断实践和不断创新的新姿态，创造了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逐年提高，政治局势安定团结，职工、家属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。这是你走向光明未来的坚实基础。

22年来，梅山人的唯一缺憾，就是“恨铁不成钢”。眼看着国家每年要耗费五六十亿美元的巨资，进口近2000万吨钢材，

梅山人感到肩头的责任分外沉重。为国分忧，为民造福的信念始终萦绕在梅山人的心头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在国家计委和冶金部领导的组织推动下，一个钢铁联合的新梅山蓝图已经提出，一个联合经营的体制已被确认。希望之“钢花”仿佛已嫣然开放。

我在殷切地期待，期待“梅钢”早日呱呱坠地，期待国家计委和冶金部领导的英明决策，期待上海、江苏的领导高瞻远瞩，期待梅山人在艰苦创业、奋发创新的精神激励下，事业更上一层楼。

待这一天来到之际，作为一个老战士，一个曾把汗水洒在梅山大地的普通人，我将无比欣慰，并衷心祝愿梅山永葆青春。

目 录

序.....宋星路 (1)

风雨回眸

一段美好的回忆.....季宝卿 (3)

忘年交.....吴承惠 (7)

重来碾泥房.....李楚城 (9)

永恒的纪念.....于炳坤 (11)

水的故事.....费礼文 (17)

寻找失却的记忆.....周嘉俊 (19)

跋涉者的身影.....赵 自 (21)

两下梅山矿井.....仇学宝 (25)

拣小虾时的梦幻.....冰 夫 (27)

一件小事.....王承刚 (29)

下放码头.....金宝山 (34)

依依梅山情.....冯立平 (36)

传家宝.....朱定洲 (40)

草木关情

宁一号.....黄三元 (47)

梅香袭人.....鲍 韬 (49)

郑家凹情思.....劳 包 (5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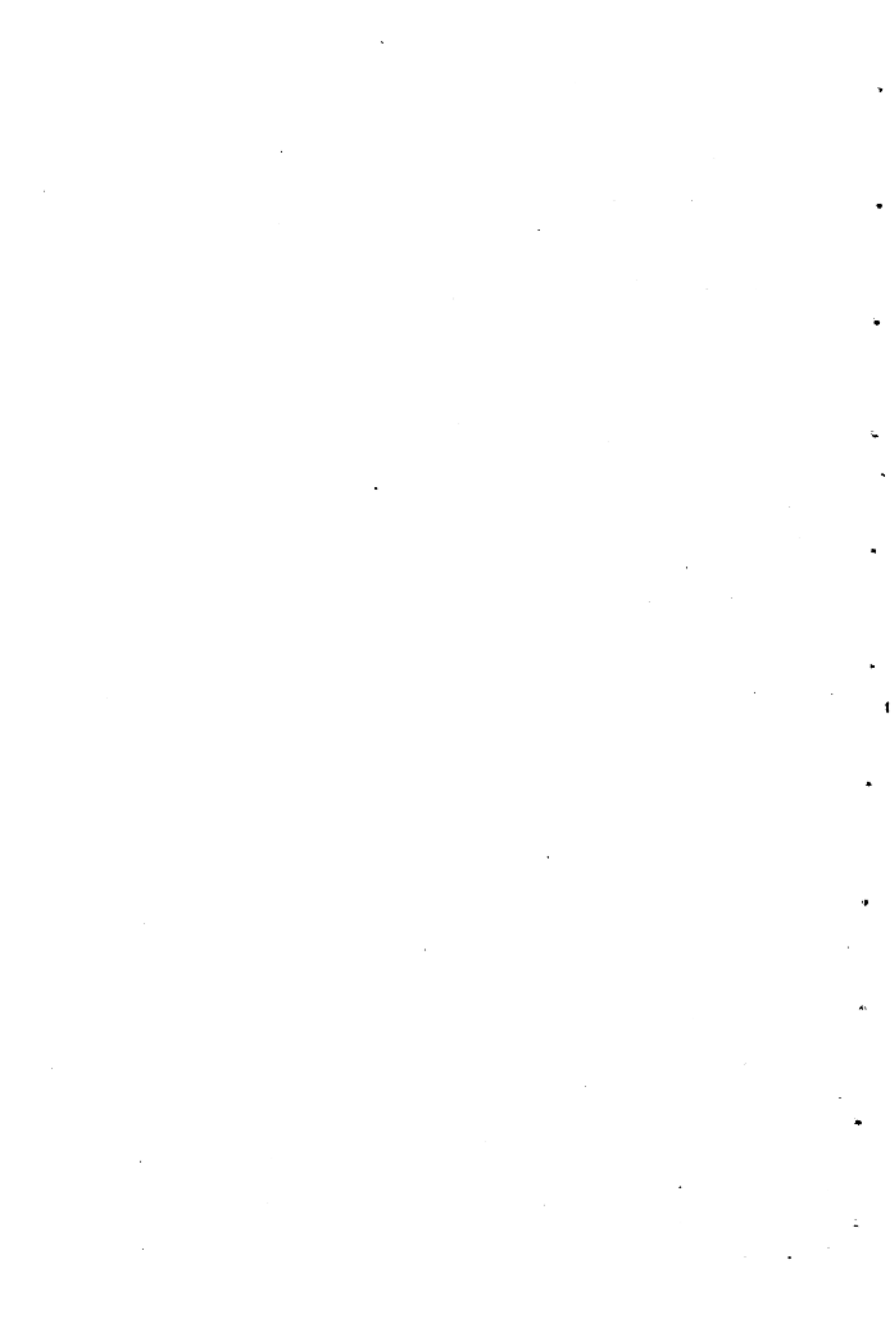
魂萦梅山.....黄朝龙 (57)

梅山之秋·····	宋 莹 (60)
点将台遐想·····	方国祥 (62)
在梅山这块土地上·····	卢起建 (64)
“灯光球场”·····	倪国富 (67)
平台上的旋律·····	袁 轶 (69)
开在荆棘路上的鲜花·····	唯 芳 (71)
小草依情·····	巴 材 (73)
您多像一片绿叶·····	高 旭 (75)
无影灯下的普通一兵·····	方 芳 (77)

放歌山魂

巷道在心中延伸·····	周侠民 (81)
绿色的请柬·····	高 颀 远 (97)
为了梅山·····	徐 琳 (100)
达产·····	桑 园 (110)
老葛的梦·····	周 民 (113)
女当家单桂珍·····	杨春锁 晓 民 (119)
走出困境·····	王汉生 东 阳 (126)
梁氏“例外法则”·····	陈明亮 卞 吉 (132)
一年之计·····	冷玉泉 (147)
大海中的一滴水·····	胡康卫 (153)
前站在召唤·····	胡 敏 (159)
异国求学记·····	胡 珂 (170)
女校长和她的世界·····	李 子 (175)
后记·····	吴慧萍 (187)

风雨回眸



一段美好的回忆

季宝卿

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，想不到竟给我留下了一段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。

1969年，我挨过三年批斗、游街、抄家、扣押的折磨后被“解放”了。我们这些不久前刚被挂牌批斗的干部，转眼间，胸前戴上了大红花，门前贴上了红喜报，在夹道欢送及喧天的锣鼓声中，又被下放到梅山劳动。这种拙劣可笑的做法更加暴露“四人帮”及其代理人的不可告人险恶用心。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。由于这里集中了500名受到排斥的下放干部，形成了一股“势力”，一个“小气候”，加上调到梅山来的在职干部和工人不少也是受排挤的，与策划者的主观愿望相反，在客观上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蔽护所和劳动创业地。

1969年底，梅山工程尚处在初创阶段。许多人都暂时被留在上海实习。我分在一个砖厂，同去的有二、三十人。该厂承担梅山工程的制砖任务。由于任务重，人手缺，要我们去帮忙。分配给我们的具体工作是制梅花砖。它是高炉用的特制砖，质量要求高，交货时间紧。我们被分成两人一组，一人下

料(粉末状),一人搬砖。工人师傅开压机、压三、四下(一分钟左右),就要下一次料,搬一块压好的砖。小砖几斤,大砖几十斤。在那尘土飞扬的厂房里,机械地、不停地、紧张地一次下几斤、十几斤料,几分钟就要搬几斤、十几斤一块的砖,稍一迟疑,就有被机器压断手的危险。厂里最多的工伤是断指,最多的职业病是矽肺。我见到不少未到退休年龄的工人过早地丧失劳动能力。

干这种活,不要说我们平时缺乏体力劳动锻炼的干部累得精疲力尽,就是终日劳作于斯的工人也都疲惫不堪。我一天干了八小时后回到家里,手脚和脸都是肿的,倒在床上,不想吃,不想动。这时,我才知道制一块砖是多么不易。过去,只听说过农村烧窑制砖很辛苦,技术很落后,想不到中国最先进的工业城市——上海,竟是用这么落后的方式制砖的。我深感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中是多么重要,恨不得一夜间把这个厂房改建成一条自动化的流水线。当然,当时也只能是想想罢了。在现实中,我们还是咬着牙,不叫苦,拼命地努力完成任务。因为,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: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。一车车凝聚着我们汗水的梅花砖造出来后,我抚摩着它,心中分外欣慰。

1970年初,我们离开上海,来到南京郊外的梅山工地。这里还是一片荒寂,远处是一座座野山秃岭,脚下是崎岖和坎坷。南京多雨,雨后到处是泥泞,吃饭、打水离住处较远,出门走路很困难,有时只能拿根木棒当拐杖。这情景,常使人想起红军过草地。

下放干部放下行装,很快投入基建热潮。我所在班最初的

任务是参加开山整地，即将一座小土山的土运到附近的洼地，把其填平。没有现代化工具，就手挖、肩挑、小车拉，七手八脚，干得很欢实。我所在班里女同志多，男同志时常歉意地开玩笑。“对不起女同胞了，如果我们班只有一、二位女同志，我们一定像对待‘公主’那样照顾你们，不要你们动手，只要搬张凳子坐坐就行了啦。”直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。我们为能亲手参加这座现代化炼铁厂的建设而自豪。

不久，正式分配工作了。许多同志都愿意上生产第一线。由于我已步入中年，又很瘦弱，被分配在机修厂当炊事员。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、很有意思的工作。特别是建厂初期，工人和干部的家一般还在上海，几乎所有职工都要在食堂吃饭。让职工吃饱吃好就是为建厂服务。这个道理很简单明了，但我仍十分羡慕那些上了生产第一线的同志。

厂里从上海请来了水平较高的厨师，他们是主角，我们当帮手。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拣菜、洗碗、卖饭、算帐、打扫卫生等等，有时也帮着做点心、学烧菜。工人师傅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分工不分家，常常是大伙围在一起，干完这个干那个，既紧张又愉快、好像天天忙过年。最有意思的还是开饭。六、七个窗口同时开，形成了竞赛，谁都想卖得快。快了可以听到表扬，慢了难免挨骂。开始，我是常挨骂，主要是菜和点心品种多时心算慢，越慢越急，越急就越慢。记得一次有位同志等急了，冲着我：“你会卖吗？”的确，干什么事都不容易，都要学。那时，食堂少，吃饭的多，每个卖饭窗口都排了一条长龙，等二、三十分钟是常事，难怪有人发火。后来我逐步学到了加快卖饭速度的窍门，听到的表扬声自然也多了。不少人愿意到我的窗

口来买饭。当我把我们一天的劳动成果，奉献在工人、干部手里时，心中是美滋滋的。

22年过去了，回忆往事，思绪万千。同梅山宏伟的建设相比，我做的微不足道。可喜的是在那种年代，我虽身处逆境，却没有虚度年华，为梅山的建设添过砖、铺过路，为工人干部烧过饭、做过菜。现在，祖国生产建设蒸蒸日上，改革开放中的梅山已非昔日模样。

梅山啊！患难时在您怀抱里度过六个春秋的女儿，遥望南方，祝愿你抓住时机，坚定而稳步地走向世界，为中国人民再争光、再造福。

忘年交

吴承惠

小张、小王、小蔡是七〇、七一届的中学生，分配到梅山，曾先后和我在一个名叫矿槽的岗位上，共同操作过一个时期。承他们不弃，都叫我“师傅”。这其实是一种流行的泛称，并不等于说，我真的教过他们什么本事。何况那种操作也简单得很，略微指点一下，也就可以了。如果这样说，我们之间建立了“忘年交”的感情，还是符合实际的。

然而，在“文革”这个充满了谎言、欺诈、猜忌和怀疑的年代，我们这样的“忘年交”要维持一种安定、平和的状态也是很不容易的。倒不是我们之间有什么疙瘩，而是另外有些人看我们不顺眼，关键又在我的身上，因为我是一个打入另册的人。有一个从苏北来的复员军人、共产党员就对两位青年说，“某某（指我）是什么人，你们去跟他接近？”当然，我那时的身份确实无法同他相比。他是受到组织重视的依靠对象，但组织也是他经常要伸手的对象，以为有了那么一点在部队里呆过几年的本钱，就可以老是向党要这要那了。

有些人认为我同这些青年不讲政治，不讲阶级斗争，在引

诱他们走上危险的道路，在对他们进行腐蚀。我的天！正如那位复员军人说的，我是什么人？我那时配讲政治，配讲阶级斗争吗？如果我一讲，这本身不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？

再说，我这个人天生就不喜欢讲空话，讲大话的。自己办不到的，讲出口来也觉得心里在发慌，万一被人家拆穿了怎么办？我在这些青年面前讲得最多的，是自己几十年走弯路、犯错误的教训（我过去是真心地相信自己犯了“罪”的），希望他们的路能走得顺畅一些，这几位青年的文化都不高，我希望他们能在这方面花些功夫。还有，就是我们常常去自由市场上买些菜来在一起聚餐，这自然也是一种吃吃喝喝，但我们花的是自己的钱，比起现今用公款的吃喝之风来，似也无须表示惭愧。

我并不怪那些老是把眼睛盯着我们看的人，处在那种气候之下，他们实在也弄不清是是非非。

我更感激这三位小青年，他们是善良的、忠厚的、正直的，在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，他们敢于说真话，敢于这样表态：老吴还是一个好人。

十二三年过去了。我们在梅山重又相会，又在一起聚了餐（小王请客）。他们都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比过去更成熟了。比如我曾经最为之担心的小蔡，这个意志容易动摇的女青年，现在也很稳定了。这也是今日梅山在稳定中日益发展的大环境，给了他们一种信念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。

有人对我说：“梅山这段生活，你可以写部小说。”是的，我要写。在我的构思中，这三位青年朋友将要占不少的篇幅。

重来碾泥房

李楚城

去年岁末，我随上海作家参观团重返梅山故地。借此机会，我特地去看了阔别十三年的碾泥房。它是我生命旅程中重要的一站，我曾被“四人帮”流放到此劳动了六年。那里有我操作过千百次的碾泥机，有我们自己建造的上料皮带机、浴室和其他生活设施，特别是还有几位在困难中相濡以沫的老友。我时常思念着这个地方。

1969年隆冬，“四人帮”将上海5000多干部赶到梅山，其中有20多人派做碾泥工。我们中间有高级会计师、古汉语专家、老编辑、外事干部和外国语专家，多数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中年以上的人。据说这里的设备先进，只要按按电钮就行。大家都暗自庆幸。

1970年盛夏，高炉建成。我们开进碾泥房，赶制开炉所需的大量泥料。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按电钮来了。谁料，一进厂房，只看到两台连罩壳都没有的“赤膊碾子”和一架行车，车间里空荡荡的。老工人李汝宽对着碾子骂娘：“妈×的连罩壳都不装，不是叫我们玩命吗？”他气呼呼地告诉我们：“原来碾泥

房的设计是很好的，前一阵‘一打三反’，成立了妈×的三结合小组重新审查图纸，不知道哪个家伙放了个屁，说碾泥的地方要这么多设备是浪费，红笔一划，都砍光了！隔壁设备仓库前面那么多铁架子，就是我们上料皮带机架子，现在日晒雨淋，烂成废铁就不算浪费！”骂过之后，指挥我们上料。一部分人拿杠棒进料仓去抬200斤一包的耐火泥，一部分人带着钢钎、大锤，到料场上去把被烈日曝晒得发烫的沥青敲碎，另一部分人拖着劳动车去运焦粉。料子备齐之后，再用铁铲送进碾子。机器一开，有害粉尘腾空而起，经久不散。李师傅一面开机器一面大声喊：“小心咧，小心咧！”因为飞速旋转的大碾盘四周布满齿轮，跟我们近在咫尺，稍有闪失，不堪设想。

但我们谁也不敢吭声。墙头上的大标语赫然在目：“生产为革命！”“革命加拚命，拚命干革命！”现在只有横下一条心去拚命，这是在干革命咧！

蛮干了半年，顶不下去了。大伙一商量：“自己解放自己！”一面派人到机修车间求情，把碾子罩壳装起来；一面派人去捡皮带、角铁，制造皮带机和吸尘设备。自己修建浴室，做桌子板凳。既改善了生产和生活条件，又学会了各种手艺。经过几个月劳动，车间才变成这个样子。

现在，厂区矿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为什么独有碾泥房旧颜未改呢！梅山冶金公司总经理张思明同志告诉我：“碾泥房要重新改建，计划都订好了。那个地方修修补补是不行的！”我激动极了，眼前仿佛出现了另一条用金色大字书写的标语：“一切为了人，一切为了人的幸福！”

永恒的纪念

于炳坤

那年，凛冽的北风呼啸着，我来到浩瀚的长江边上，面对着一片荒芜的丘陵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我是经过多次批斗后被“下放”的，罪名是执笔写了一部“大毒草”电影，帮助老干部整理了一部“大毒草”革命回忆录。那时上海的街头，有关批判这些“大毒草”的专栏随处可见，上面有我的小丑般的漫画像，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种种咒骂。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经过这样的批判，成了“臭名昭著”的小人物了。

“下放”了。据说“市革会”的头头曾指示，要将这些“下放干部”“就地消化”。“消化”什么，大概是我们身上的毒性太浓，在大城市里会造成污染，所以要“下放”到这么一块荒芜的地方，像植物一样在这里生根，不得动弹吧。对于像我这种写过“大毒草”的人来说，“就地消化”恐怕还有另一层意思，就是不得继续写作，以免再次“放毒”。说心里话，那时我再也不想写什么了，能为祖国的冶金事业添砖加瓦，被“消化”了，又有什么不能心安理得的呢。随着建设的进展，这里的丘陵将